

流动儿童家庭关怀、正性情绪对心理韧性的影响

彭阳¹, 王振东², 申雯³

(1.湖南科技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永州 425199; 2.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广州 510631; 3.湖南科技学院心理中心, 永州 425199)

【摘要】 目的:探讨流动儿童家庭关怀、正性情绪对心理韧性的影响,并探讨正性情绪在家庭关怀和心理韧性之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选取流动儿童406名,运用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正性情感检核表和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进行调查。**结果:**①家庭关怀总分可以正向预测正性情绪($\beta=0.281, P<0.01$)。②正性情绪可以正向预测心理韧性($\beta=0.341, P<0.01$)。③正性情绪在家庭关怀与心理韧性之间起完全中介效应。**结论:**正性情绪在家庭关怀与心理韧性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家庭关怀通过正性情绪提升流动儿童心理韧性。

【关键词】 流动儿童; 家庭关怀; 正性情绪; 心理韧性; 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 R395.6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5.04.038

Effect of Family Concern and Positive Emotion o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Floating Children

PENG Yang¹, WANG Zhen-dong², SHEN Wen³

¹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425199, China; ²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Psycholog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³The Psychological Center,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42519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family concern and positive emotion o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n floating children. **Methods:** Family-APGAR, Positive Affect schedule and the Resilience Scale for Chinese Adolescent(RSCA) were applied to 406 floating children. **Results:** ①Family concern positively predicted positive emotion($\beta=0.281, P<0.01$). ②Positive emotion positively predicte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beta=0.341, P<0.01$). ③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amily concern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was completely mediated by positive emotion. **Conclusion:** Positive emo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amily concern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Family concern can improv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floating children through positive emotion.

【Key words】 Floating children; Family concern; Positive emotion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Mediating effects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跟随父母在流入地暂时居住的流动儿童也不断增加。相较于常住儿童,流动儿童的成长面临着来自社会资源、家庭条件、入学限制等各方面的挑战,流动儿童为此表现出更低的心理健康水平、更多的心理行为问题等^[1-3]。但也有研究表明,尽管流动儿童处境不利,也并不是所有流动儿童会出现适应困难和心理问题,有些流动儿童可能会遵循“处境不利—心理韧性—发展良好”的轨迹,适应良好,甚至表现得很好^[4]。

心理韧性是个人面对生活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其他生活重大压力时的良好适应,它意味着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的“反弹能力”^[5]。一个具有良好心理韧性的人不仅能忍受逆境或者应付逆境,而且

还能够“弹回”所遭受的逆境,并且在持续的危险情境面前仍然能维持良好的功能水平,在逆境中表现出积极的发展状态^[6]。这种积极状态常常伴随着个体的积极情绪。积极情绪即正性情绪,是与个体需要的满足相联系的,伴随愉悦体验的情绪^[7]。研究发现,经常体验正性情绪可以建设心理韧性^[8]。Fredrickson认为个体体验到的积极情绪(尤其是在压力情景下)可以促进应激后的个体获得心理韧性^[9]。

家庭关怀,反映的是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及关心程度、互相支持及合作程度等,是家庭支持的重要部分,与个体情绪密切相关^[10]。家庭关怀多的个体具有更多积极情绪,更容易看到事物的积极面,在碰到困难时更容易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在心理韧性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家庭因素起着重要的保护性作用,如稳定的家庭结构、支持性的亲子关系、家庭亲密度、稳定的家庭收入及社会支持等。有研究发现,家庭支持和其他社会成员支持是个体心理韧性发展的主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DBA100199)

通讯作者:彭阳

要影响因素^[11]。崔丽娟等人^[12]通过对流浪儿童的研究,发现完善的家庭功能有助于儿童形成高水平的心理韧性。同样,流动儿童的家庭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本也可以显著预测其心理韧性水平^[13]。

根据以往研究结果发现,在心理韧性与家庭关怀之间,正性情绪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本研究假设,流动儿童家庭关怀对心理韧性的影响是通过正性情绪来实现的,这是本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考虑到现有流动儿童的研究多数是针对该群体的整体研究,进行内部差异研究的较少,因此,本研究就流动儿童的性别差异进行了探讨,旨在为有效推进流动儿童心理素质的针对性教育和指导提供依据和参考。

1 方 法

1.1 被试

从深圳市民工子弟学校和普通公立学校各2所,采用方便取样选取初中1-3年级流动儿童406人,男生228人(56.1%),女生178人(43.9%),初一147人(36.1%),初二140人(34.6%),初三119人(29.3%),年龄在11-16岁(13.21±1.49)。

1.2 研究工具

1.2.1 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14] 该问卷由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Sraikstein医生设计,是一种以主观方式来探讨个体对本身家庭功能满意程度的工具。由5个项目组成: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和亲密度,采用3级计分方式。判断家庭功能的标准为:0~3分为家庭功能严重障碍,4~6分为家庭功能中度障碍,7~10分为家庭功能良好。该量表经汉化后再测信度相关系数为0.80~0.83,且具有良好的效度。

1.2.2 正性情感检核表^[15] 从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检核表中选择正性情感检核表。量表包括正性情感词10个,采用1“完全没有”到5“非常强”评分。黄丽等^[16]对该量表在中国人群中适用性的研究表明,正性情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5。

1.2.3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17] 采用胡月琴、甘怡群编制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量表共27个项目,包括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人际协助、家庭支持5个因子。采用5级评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各因子得分相加即为心理韧性总分,分数越高说明心理韧性越大。

1.3 施测程序 and 数据处理

问卷由经过专门培训的相关人员发放和回收,

以全班集体施测方式进行,施测人员对测量用途、内容和填写要求等进行解释。采用SPSS21.0对数据进行差异性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各量表得分的描述性统计

结果显示,男女流动儿童在积极认知、人际协助、家庭支持、心理韧性总分、正性情绪、合作度、成长度、亲密度及家庭关怀度上得分的差异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水平($P<0.05, 0.01$),其它因子无显著差异。见表1。

表1 不同性别流动儿童心理韧性、正性情绪、家庭关怀度的得分比较($\bar{x}\pm s$)

分量表	全体(n=406)	男生(n=228)	女生(n=178)	t值
目标专注	18.09±3.55	18.14±3.63	18.03±3.47	0.285
情绪控制	20.77±4.91	20.67±5.15	20.88±4.64	-0.407
积极认知	17.24±2.25	16.74±2.34	17.76±2.03	-4.525 ^b
人际协助	20.46±6.27	18.46±6.53	22.61±5.19	-6.803 ^b
家庭支持	19.98±5.81	19.39±6.26	20.61±5.22	-2.051 ^a
心理韧性	96.86±16.74	93.92±18.52	99.92±14.07	-3.501 ^b
正性情绪	29.79±5.22	30.35±6.09	29.19±4.02	2.176 ^a
适应度	0.96±0.60	0.96±0.73	0.96±0.43	0.044
合作度	0.85±0.70	0.60±0.61	1.11±0.69	-7.491 ^b
成长度	1.16±0.71	1.07±0.65	1.26±0.76	-2.712 ^b
情感度	1.12±0.66	1.10±0.61	1.15±0.71	-0.678
亲密度	1.31±0.71	1.14±0.69	1.50±0.69	-4.994 ^b
家庭关怀度	5.42±2.33	4.89±2.21	6.00±2.32	-4.739 ^b

注:^a $P<0.05$,^b $P<0.01$,下同。

2.2 流动儿童心理韧性、正性情绪与家庭关怀的相关分析

家庭关怀度、正性情绪与心理韧性各因子及总分之间有显著相关,符合做中介检验的条件。家庭关怀度及其各因子与正性情绪、心理韧性各因子之间的存在显著相关。具体情况见表2。

2.3 流动儿童正性情绪在家庭关怀和心理韧性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参考温忠麟^[18]推荐的检验步骤做回归分析。①以流动儿童心理韧性总分为因变量,家庭关怀度为自变量做回归分析;②以流动儿童正性情绪为因变量,家庭关怀度为自变量做回归分析;③以流动儿童心理韧性总分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分层纳入家庭关怀度和正性情绪。结果见表3。

统计结果显示,从以心理韧性总分为因变量的方程1中可以看出,家庭关怀度可以正向预测心理韧性状况。纳入正性情绪后,①家庭关怀度对心理韧性的预测效应不显著。②正性情绪可以正向预测流动儿童心理韧性。③正性情绪在家庭关怀度与心

理韧性之间起完全中介效应,家庭关怀对心理韧性的作用完全通过正性情绪来实现。

表2 流动儿童心理韧性、正性情绪与家庭关怀各因子之间的相关分析(r 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目标关注	1												
2 情绪控制	0.474 ^b	1											
3 积极认知	0.545 ^b	0.412 ^b	1										
4 家庭支持	0.474 ^b	0.247 ^b	0.215 ^b	1									
5 人际协助	0.486 ^b	0.438 ^b	0.589 ^b	0.368 ^b	1								
6 心理韧性	0.767 ^b	0.697 ^b	0.668 ^b	0.682 ^b	0.809 ^b	1							
7 正性情绪	0.434 ^b	0.303 ^b	0.289 ^b	0.320 ^b	0.309 ^b	0.439 ^b	1						
8 家庭关怀度	0.300 ^b	0.109 ^a	0.133 ^a	0.688 ^b	0.334 ^b	0.467 ^b	0.281 ^b	1					
9 适应度	0.182 ^b	0.177 ^b	0.007	0.420 ^b	0.082	0.272 ^b	0.079	0.613 ^b	1				
10 合作度	0.257 ^b	0.130	0.164 ^b	0.533 ^b	0.452 ^b	0.087	0.289 ^b	0.715 ^b	0.290 ^b	1			
11 成长度	0.089	-0.16 ^b	-0.053	0.385 ^b	0.049	0.089	0.158 ^b	0.648 ^b	0.228 ^b	0.233 ^b	1		
12 情感度	0.276 ^b	0.105 ^a	0.153 ^b	0.464 ^b	0.238 ^b	0.360 ^b	0.231 ^b	0.655 ^b	0.286 ^b	0.434 ^b	0.227 ^b	1	
13 亲密度	0.222 ^b	0.141 ^b	0.173 ^b	0.541 ^b	0.302 ^b	0.409 ^b	0.191 ^b	0.775 ^b	0.368 ^b	0.046 ^b	0.478 ^b	0.302 ^b	1

表3 正性情绪在家庭关怀和心理韧性之间的中介效应

项目	正性情绪(β)	心理韧性(β)	
	方程1	方程1	方程2
家庭关怀度	0.281 ^b	0.467 ^b	0.119
正性情绪			0.341 ^b
F	32.294 ^b	102.891 ^b	62.266 ^b
R	0.281	0.467	0.581
R^2	0.079	0.218	0.337

3 讨 论

研究显示,流动儿童女生在心理韧性的积极认知、人际协助、家庭支持、心理韧性总分上得分显著高于流动儿童男生。这可能是在同龄青少年群体中,女生的心智发育较男生早,相对较男生成熟的缘故。加之,男女性承受的社会期望不同。社会对男性期望更高,期望男性更勇敢、坚强和有男子气,这就迫使男性在碰到挫折时更倾向于独自解决,较少寻求协助与支持。相反,社会对女性期望较低,认为女性需要关爱和帮助。尤其对青春期女生来说,由于害怕女生受到伤害,家庭的关注和教育引导较多,因此女生感受到更多的人际协助和家庭支持。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9,20]。由于女生更容易获得帮助和支持,加之女生忍耐性较好,因此女生表现出对逆境更乐观的态度和辩证看法,表现出面对逆境时更好的适应能力和心理韧性。但流动儿童男生在正性情绪上得分显著高于流动儿童女生。这可能是由于所选被试正处于青春期,荷尔蒙的刺激使得男生情绪更易兴奋和激动,女性情感更细腻敏感,更多愁善感,情绪容易趋于消极。值得注意的是,流动儿童家庭关怀度平均得分较低(5.42),反映出流动儿童家

庭功能存在一定问题,尤其是男生在合作度、情感度和亲密度上得分显著低于女生,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流动儿童男生在面对青春期巨大冲突与矛盾时,对家庭功能缺损无法提供必要的支持所表达的不满态度。

家庭关怀中的家庭关怀度、情感度、亲密度和变量正性情绪、心理韧性总分之间两两显著相关。可见,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心、爱护以及相互的共享程度越高,流动儿童正性情绪和心理韧性也越好。家庭关怀,尤其是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交流和时间、空间、金钱等的亲密共享可以带给流动儿童更积极的情绪体验和更好的心理韧性。研究还显示,正性情绪与心理韧性也有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高心理韧性的流动儿童可以体验到更积极的情绪;高正性情绪的流动儿童也更容易在困境中保持积极乐观的认知,寻求家庭支持和人际帮助,并能对目标保持较好的关注,表现出更好的心理韧性。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21]。

流动儿童家庭关怀对心理韧性的影响是完全通过正性情绪的中介作用实现的。这表明,流动儿童正性情绪这一中介变量,在家庭关怀对流动儿童心理韧性施加积极影响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高家庭关怀的流动儿童在家庭中得到更多的情感关怀和爱护,能与家庭成员进行更多的时间、空间、金钱等方面的共享,并且在发展或碰到困难时,能得到家庭其他成员的支持、帮助与引导等,因此表现出更多正性情绪。正性情绪的产生推动其心理韧性的发展。低家庭关怀的流动儿童易于感受到被冷落、不受重视和不被支持等,而难以体验到积极、乐

观、自豪、热情等正性情绪,进而降低了心理韧性。

关于正性(积极)情绪与心理韧性的关系,有研究指出,积极情绪是心理韧性的一个重要成分^[22]。但有研究指出,心理韧性和积极情绪是心理资源的两个相互独立的重要成分^[23],在逆境或压力条件下,积极情绪在心理韧性对压力适应或幸福感的作用路径中发挥中介效应^[24]。本研究结果说明,家庭关怀对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的正面促进作用,并不能直接实现,完全依赖于流动儿童正性情绪的中介作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发现:正性情绪与心理韧性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但对于两者作用的内部机制,还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正性情绪在家庭关怀和心理韧性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流动儿童这类弱势群体心理韧性发展的保护机制,也可以为流动儿童从家庭关怀与正性情绪的角度,如何提高心理韧性提供实证研究的支持与具体借鉴。相关部门可以引导流动儿童家庭加强对流动儿童的关怀,尤其是要增强家庭内部的情感交流和各方面资源的亲密共享,来培养流动儿童正性情绪,从而提高心理韧性水平。流动儿童家庭在赋予男孩适当的社会期望的同时,还要适当加强对男孩的情感关怀和积极引导,以提高流动儿童男生的家庭关怀度,提高心理韧性。

参 考 文 献

- 肖克,冯帮. 流动儿童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 河北教育, 2008,3:18-19
- 白春玉,张迪,顾国家,等. 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家庭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公共卫生,2013,29(2):288-289
- 朱丹,王国锋,刘军,等. 流动儿童同伴关系的弹性发展特点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3,21(3):654-657
- 彭丽娟,陈旭,雷鹏,等. 流动儿童的学校归属感和学校适应:集体自尊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20(2):237-239
- 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 Help Center. The road to resilience: What is resilience? 2004/12/30 · <http://www.apa-helpcenter.org/featuredtopics/feature.php?id=6&ch=2>
- 席居哲. 基于社会认知的儿童心理弹性研究. 博士论文.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 孟昭兰. 情绪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8-49
- 王振宏,吕薇,杜娟,王克静. 大学生积极情绪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个人资源的中介效应.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25(7):52-527
- Fredrickson BL.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 and 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 218-226
- 张艳. 家庭养育环境对依恋形成及社会情绪发展的影响. 山东大学医学院,2013
- Pinkerton J, Dolan P. Family support, social capital, resilience and adolescent coping.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2007, 12(3): 219-228
- 崔丽娟,俞彬彬,黄敏红. 家庭关怀、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对流浪儿童的影响研究. 心理研究,2010,3(3):47-52
- Wu Q, Tsang B, Ming H. Social capital, family support, resilience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of Chinese migrant childre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2, doi:10.1093/bjsw/bcs139
- 张作记. 行为医学量表手册. 中国行为医学,2001,10:110
- Carr A,郑雪,译校. 积极心理学.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 7-10
- 黄丽,杨廷忠,季忠民.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的中国人群适用性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17(1):54-56
- 胡月琴,甘怡群.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的编制和效度验证. 心理学报,2008,8:902-912
- 温忠麟,侯杰泰,张雷.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 心理学报,2005,37(2):268-274
- 方佳燕. 外来工子女与留守儿童生活事件、心理弹性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 广州大学,2011
- 王志杰,张晶晶,潘毅,等. 社会支持对流动儿童抑郁的影响:韧性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2):311-314
- 王永,王振宏. 大学生的心理韧性及其与积极情绪、幸福感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2013,1:94-99
- Tugade MM, Fredrickson BL. Resilient individuals use positive emotions to bounce back from nega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4, 86(2): 320-333
- Avey JB, Luthans F, et al. Impact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employee well-being over time.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2010, 15(1): 17-28
- 崔丽霞,殷乐,雷雳. 心理弹性与压力适应的关系:积极情绪中介效应的实验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2011,22(3):308-313

(收稿日期:2015-03-17)